

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艺术系列丛书

近花集粹

中国国家博物馆新入藏文物

吕章申 主编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艺术系列丛书

近花集粹

中国国家博物馆新入藏文物

吕章申 主编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目 录

专题论文

中国国家博物馆近年来征集的西周有铭 青铜器续考 朱凤瀚.....	6
海外回归天龙山唐代造像跋 李裕群.....	17
互映交辉——漫话中国古代工艺技术的创新与 装饰艺术的演变 杨泓.....	24
中古中国粟特裔石葬具综论 沈睿文.....	32

宗邦重器

弦纹鬲.....	50
饗饗纹爵.....	51
饗饗纹罍.....	52
饗饗纹鼎.....	53
冉方彝.....	54
龟鱼纹盘.....	56
方觚.....	58
鄂监簋.....	61
睪觶.....	64
土尊.....	66
覲公簋.....	69
斚簋.....	72
典簋.....	76
作册吴盃.....	78
土山盘.....	81
任鼎.....	84
猷鼎.....	86
伯猷簋(2件).....	88
猷盘.....	92
猷盃.....	94
猷簋.....	96
南姑觶.....	98
卫簋.....	100
冉鼎.....	102
冉簋(2件).....	104

矜簋.....	108
内史盨.....	110
楷侯贞盨.....	114
柞伯鼎.....	116
趙盨父铺.....	118
射壶(2件).....	120
兽簋.....	124
杞伯双联鬲.....	126
曾侯宝鼎(2件).....	128
许公簋(2件).....	131
勾云纹钺.....	137
楚王鼎.....	138
莲盖蟠螭纹壶(2件).....	140
蔡大司马夔匜.....	146
王子臣俎.....	148
嵌孔雀石几何勾连云纹钂.....	150
鹰首提梁壶.....	153

文人翰墨

秋郊归牧图册页.....	156
柳荫牧笛图册页.....	158
梅竹双雀图轴.....	160
枫林爱晚图轴.....	162
荷花湖石图轴.....	164
山水图轴.....	166
金沙江全图卷(卷一).....	168
指画墨牛图.....	180
书法册页(18开).....	182
文献册页(13开).....	192
行书七言联.....	199

出世神韵

砂岩佛半身像.....	202
夹纻菩萨坐像.....	203

泥金铜释迦牟尼佛坐像.....	204
铜释迦牟尼佛坐像.....	206
鎏金铜金刚手菩萨坐像.....	208
鎏金铜地藏菩萨坐像.....	210
泥金铜释迦牟尼佛坐像.....	212
泥金铜金刚萨埵像.....	214
鎏金铜无量寿佛坐像.....	216
泥金铜文殊菩萨像.....	218
鎏金铜绿度母像.....	220
泥金铜那若空行母像.....	222
泥金铜莲花手观音菩萨像.....	224
鎏金铜莲花手观音菩萨像.....	226
泥金铜大日如来像.....	229
泥金铜观音菩萨像.....	230
鎏金铜释迦牟尼佛立像.....	232
泥金铜金刚手菩萨像.....	234
鎏金铜弥勒立像.....	236
泥金铜马头金刚像.....	238
鎏金铜宝帐护法像.....	240
鎏金铜阿瓦德敦哇像.....	242
鎏金铜释迦牟尼佛坐像.....	244
鎏金铜噶玛派祖师像.....	246
铜四臂观音菩萨像.....	248
鎏金铜弥勒坐像.....	250
鎏金铜阿閼佛像.....	252
泥金铜大日如来像.....	254
鎏金铜莲花生像.....	256
鎏金铜宗喀巴像.....	258
鎏金铜卓弥释迦益希像.....	260
鎏金铜六世夏玛巴曲吉旺秋像.....	262
鎏金铜司徒·却吉迥内像.....	264
鎏金铜札查巴像.....	266
鎏金铜财宝天王像.....	268
铜无量寿佛像.....	271
泥金铜文殊菩萨像.....	274
鎏金铜释迦牟尼立像.....	276
铜摩利支天像.....	278
泥金铜妙音佛母像.....	280

鎏金铜叶衣佛母像.....	282
鎏金铜大白伞盖佛母像.....	285

传世良工

金鸂鶒形马胄饰(2件).....	289
青铜工吴大叔叔矣工吴剑.....	290
青铜令尹辛章剑.....	292
青铜阴晋右库戈.....	294
错金青铜云纹鼎.....	296
彩绘青铜雁鱼缸灯.....	298
错金钢刀.....	300
妆具(5件).....	303
玛瑙碗.....	308
青花云龙纹罐.....	310
青花双凤纹玉壶春瓶.....	313
青花缠枝花纹菱花口盘.....	316
青花八宝缠枝莲合碗.....	318
五彩穿花龙纹出戟花觚.....	320
铜胎画珐琅花蝶纹杯(1对).....	322
红彩云龙纹瓷碗.....	324
粉彩福禄万代瓷碗.....	326
仿套料蓝绿彩螭龙直口瓷瓶.....	327
粉彩陶成图瓷板.....	328

国宝回归

子龙鼎.....	333
石椁.....	336
石雕菩萨坐像.....	355
石雕菩萨头像.....	357
彩绘木雕观音菩萨坐像.....	359
彩绘浮雕武士石刻(2件).....	362
铜鼠首、兔首.....	364

参考文献.....	366
图版英文目录.....	372
后记.....	381

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艺术系列丛书

近花集粹

中国国家博物馆新入藏文物

吕章申 主编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图录编辑委员会

主任：吕章申

副主任：黄振春

编委：吕章申 黄振春 陈履生 冯靖英
李六三 陈成军 古建东 白云涛

主编：吕章申

副主编：黄振春 陈成军

图录编辑团队

执行主编：王永红

统筹：陈煜

编辑：单月英 陈煜 王永红 顾凡颖

编务：单月英 孙涛

图录撰稿：单月英 海国林 满明辉 田率 张萌
郭怀宇 苏强 翟胜利 赵坤 刘亚楠
杨清越 王志强 柏进波 李翎 舒清运
赵永 张润平 贾兰台 胡朝辉 张丽

图录翻译：单月英

图录校译：单月英 王永红

图片摄影：刘化龙 吴瑜 付璆 齐晨

拓片制作：傅万里 张越 王博

书名题签：吕章申

装帧设计：王蕾

展览团队

展览总策划：吕章申

展览总监：王永红 盛为人

展览项目负责：单月英

展览项目组成员：单月英 顾凡颖 海国林 满明辉

展览内容设计：单月英

展览形式设计：王蕾 刘洋 艾晶

展览制作设计：孙涛

前言

吕敬中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

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中华文化的祠堂和祖庙，这里收藏着有关中华五千年光辉灿烂文化的文物120余万件。丰富的馆藏是国家博物馆的立馆之本。建馆一百多年来，国家博物馆的藏品来源主要有国家调拨、社会捐赠、组织征集、考古发掘等几种途径。国家大规模的调拨奠定了国家博物馆藏品的基础，海内外各界人士的无私捐赠为馆藏添砖加瓦。不仅如此，国家博物馆还积极开展各种方式的文物征集工作，向国家财政申请重点文物征集经费，弥补馆藏缺项，充实展览陈列内容，促进学术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近十余年来，在文化部、财政部和国家文物局的关心支持下，通过积极努力，国家博物馆新入藏青铜器、佛造像、书画碑帖、陶瓷器、家具、漆器、玉器等珍贵文物藏品40多万件。这些曾散落民间或流失海外的文物很多是国之重器，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有些已被充实到基本陈列或专题陈列之中。这些文物的背后都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凝聚着国博人的种种艰辛和捐赠者的奉献精神。

为使这些文物藏品让更多的观众鉴赏，我馆特策划了这个“近藏集粹——中国国家博物馆新入藏文物特展”专题展览，精选出百余件套近年来新入藏的代表性文物藏品进行展示。希望通过此展给广大观众带来历史和艺术的享受，同时让大家进一步了解文物征集工作的重要意义，激发大众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情怀，增强国民的文物保护意识。

目 录

专题论文

中国国家博物馆近年来征集的西周有铭 青铜器续考 朱凤瀚.....	6
海外回归天龙山唐代造像跋 李裕群.....	17
互映交辉——漫话中国古代工艺技术的创新与 装饰艺术的演变 杨泓.....	24
中古中国粟特裔石葬具综论 沈睿文.....	32

宗邦重器

弦纹鬲.....	50
饗饗纹爵.....	51
饗饗纹罍.....	52
饗饗纹鼎.....	53
冉方彝.....	54
龟鱼纹盘.....	56
方觚.....	58
鄂监簋.....	61
睪觶.....	64
士尊.....	66
覲公簋.....	69
斚簋.....	72
典簋.....	76
作册吴盃.....	78
士山盘.....	81
任鼎.....	84
猷鼎.....	86
伯猷簋(2件).....	88
猷盘.....	92
猷盃.....	94
猷簋.....	96
南姑觶.....	98
卫簋.....	100
冉鼎.....	102
冉簋(2件).....	104

矜簋.....	108
内史盥.....	110
楷侯贞盥.....	114
柞伯鼎.....	116
趙盥父铺.....	118
射壶(2件).....	120
兽簋.....	124
杞伯双联鬲.....	126
曾侯宝鼎(2件).....	128
许公簋(2件).....	131
勾云纹钺.....	137
楚王鼎.....	138
莲盖蟠螭纹壶(2件).....	140
蔡大司马夔匜.....	146
王子臣俎.....	148
嵌孔雀石几何勾连云纹钂.....	150
鹰首提梁壶.....	153

文人翰墨

秋郊归牧图册页.....	156
柳荫牧笛图册页.....	158
梅竹双雀图轴.....	160
枫林爱晚图轴.....	162
荷花湖石图轴.....	164
山水图轴.....	166
金沙江全图卷(卷一).....	168
指画墨牛图.....	180
书法册页(18开).....	182
文献册页(13开).....	192
行书七言联.....	199

出世神韵

砂岩佛半身像.....	202
夹纻菩萨坐像.....	203

泥金铜释迦牟尼佛坐像.....	204
铜释迦牟尼佛坐像.....	206
鎏金铜金刚手菩萨坐像.....	208
鎏金铜地藏菩萨坐像.....	210
泥金铜释迦牟尼佛坐像.....	212
泥金铜金刚萨埵像.....	214
鎏金铜无量寿佛坐像.....	216
泥金铜文殊菩萨像.....	218
鎏金铜绿度母像.....	220
泥金铜那若空行母像.....	222
泥金铜莲花手观音菩萨像.....	224
鎏金铜莲花手观音菩萨像.....	226
泥金铜大日如来像.....	229
泥金铜观音菩萨像.....	230
鎏金铜释迦牟尼佛立像.....	232
泥金铜金刚手菩萨像.....	234
鎏金铜弥勒立像.....	236
泥金铜马头金刚像.....	238
鎏金铜宝帐护法像.....	240
鎏金铜阿瓦德敦哇像.....	242
鎏金铜释迦牟尼佛坐像.....	244
鎏金铜噶玛派祖师像.....	246
铜四臂观音菩萨像.....	248
鎏金铜弥勒坐像.....	250
鎏金铜阿閼佛像.....	252
泥金铜大日如来像.....	254
鎏金铜莲花生像.....	256
鎏金铜宗喀巴像.....	258
鎏金铜卓弥释迦益希像.....	260
鎏金铜六世夏玛巴曲吉旺秋像.....	262
鎏金铜司徒·却吉迥内像.....	264
鎏金铜札查巴像.....	266
鎏金铜财宝天王像.....	268
铜无量寿佛像.....	271
泥金铜文殊菩萨像.....	274
鎏金铜释迦牟尼立像.....	276
铜摩利支天像.....	278
泥金铜妙音佛母像.....	280

鎏金铜叶衣佛母像.....	282
鎏金铜大白伞盖佛母像.....	285

传世良工

金鸂鶒形马胄饰(2件).....	289
青铜工吴大叔叔矣工吴剑.....	290
青铜令尹辛章剑.....	292
青铜阴晋右库戈.....	294
错金青铜云纹鼎.....	296
彩绘青铜雁鱼缸灯.....	298
错金钢刀.....	300
妆具(5件).....	303
玛瑙碗.....	308
青花云龙纹罐.....	310
青花双凤纹玉壶春瓶.....	313
青花缠枝花纹菱花口盘.....	316
青花八宝缠枝莲合碗.....	318
五彩穿花龙纹出戟花觚.....	320
铜胎画珐琅花蝶纹杯(1对).....	322
红彩云龙纹瓷碗.....	324
粉彩福禄万代瓷碗.....	326
仿套料蓝绿彩螭龙直口瓷瓶.....	327
粉彩陶成图瓷板.....	328

国宝回归

子龙鼎.....	333
石椁.....	336
石雕菩萨坐像.....	355
石雕菩萨头像.....	357
彩绘木雕观音菩萨坐像.....	359
彩绘浮雕武士石刻(2件).....	362
铜鼠首、兔首.....	364

参考文献.....	366
图版英文目录.....	372
后记.....	381

中国国家博物馆近年来征集的西周有铭青铜器续考

朱凤瀚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中国国家博物馆在近十余年来新入藏了不少商周有铭青铜器。其中有几件西周器物，笔者曾先后撰文作过介绍，并做了初步研究。这几件器物的铭文内容均很有学术价值，但有的铭文并不好懂，在释读上学者们至今仍存在一些异议，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讨论，也有的铭文可以依据新见到的资料对已揭示的铭文内涵作一些补充，这是写这篇文章的目的。由于曾写过文章，故此文称“续考”，但所论仍是在探讨中的想法，未必妥当，写出来恳请方家赐正。

一、覲公簋

覲公簋系2014年由国家文物局转交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西周有铭青铜器。其铭文仅有22字，但其内容却极为重要(图1)。其铭文曰：

覲公乍夔姚

殷，遣于王令

易(唐)白(伯)侯于晋。

隹(惟)王廿又八祀。𠄎

《考古》2007年第3期所载拙文《覲公簋与唐伯侯于晋》首先介绍了这件簋与其学术价值。在此文中，为了更客观、更全面地说明其铭文在西周年代学上的价值，曾对簋的年代从成王、康王两种可能做过分析，但实际上亦是倾向于器物是成王时器。对于器物属成王，后又曾另著文发表过更为具体的意见¹。此簋的年代、铭文内涵及相关问题，学者们也多有文章论述，可以参见²。概括而言，覲公簋铭文之学术价值似有以下三点：



图1 覲公簋铭文



图2 公伯鼎与其铭文

(一)证实了《史记·晋世家》所言，唐叔封唐并未称晋侯，自其子燮父始称晋侯。这有助于了解西周时期封君的名号制度及与之相关的宗法制度。

(二)明确了燮父由唐迁至晋地始有晋国，晋地与唐并非一地(但应该不远)，则位于曲沃与翼城交界处的天马——曲村晋国遗址亦即并非唐地，从而将从考古学上寻找唐叔所封之唐地重新提到日程。

(三)燮父始封晋的年代“惟王廿又八祀”无论是成王还是康王之年，均与《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所附“夏商周年表”中西周此二王的年代不合，对深入探讨西周诸王年代及西周王朝始建年代有重要推动作用。

可以对此鼎铭文研究作一点补充的是近年来在海

外发现的公伯鼎(图2)，此鼎器形与铭文照片已发表于吴镇烽先生所编撰的《铭图》一书中(01591，鼎身据云有修复，铭文照片已更换为较清楚者)³，鼎不大，三较高的鸟形扁足，浅腹，圜底，饰垂冠顾首长尾鸟纹，纹饰

1. 拙文《简论与西周年代学有关的几件铜器》，收入《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2. 李学勤：《论燮父簋年代及有关问题》，《庆祝何炳棣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8年；李伯谦：《覲公簋与晋国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的再讨论》，《中原文物》2009年第1期；彭裕商：《燮父簋年代管见》，《考古》2008年第10期；孙庆伟：《覲公簋、晋侯尊与叔虞居“鄂、燮”又都“向”》，《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35期，2007年12月；田建文：《唐、晋、晋国、晋文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44期，2010年3月。

3. 《铭图》是吴镇烽《商周青铜器图像暨铭文集成》一书简称，是书201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似略晚,故此鼎约属西周早期中叶,其铭文曰:

公白(伯)乍覲𡵓(姒)𡵓

“公伯”是西周时期行用过的对男性贵族的一种称谓,有可能是其上一代称“公”者卒后¹,其子辈在“公”后接以排行为己称²。“覲公”是生称,是在封国(应即唐国)内任执政要臣之类的覲氏高级贵族而有“公”称者。此“公伯”即当是覲公之长子³,如是,则其“作覲姒”之“覲姒”很可能是其妻。一般来说,常见的春秋时夫为妻所作器,多会称妻名为“妻父氏+妻父姓”。但此公伯鼎为西周早期器,其为妻作器用了“夫氏+妻父姓”,也许是因为西周早期名号尚不规范⁴。

覲公簋之覲公应为商遗民,在商亡后归属于唐,在铭末署氏名𡵓(这个氏名多见于商后期金文,或释作“五”),而又自称“覲公”,李学勤先生认为此是按照晚商以来的传统方式,原来的氏族为𡵓,而后受封于覲(李先生释“覲”为“疏”),故亦可称覲氏⁵。从上举公伯鼎看来,如公伯是覲公之子,仍在铭末署氏名为𡵓,说明商遗民在一段较长时间内尚保留着体现于名号制度上的文化传统。但是,似亦不尽然,如覲公称“公”,其子公伯称“伯”,而在殷墟卜辞与商金文见不到商人称“公”、“伯”,以“公”、“伯”为称则应是接受了周人的名号。这些名号上的现象反映了西周早期商、周两种文化的融合过程。

二、土山盘

土山盘铭文(图3)中有完整的“四要素”形式的历日,曰“隹(惟)王十又六年九月既生霸甲申”。该铭文曾由笔者以《土山盘铭文初释》为名(下简称《初释》)介绍给学界(见《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1期)。当时曾根据此盘形制、纹饰及金文历谱的研究成果将其定为共王十六年器,排在趯曹鼎(十五年)与休盘(二十年)间。但根据近期的研究成果,此盘年代可修订为懿王十六年⁶。其字体亦与懿王十年的吮簋(《铭图》

05386)接近。

在《初释》中作此盘铭文之释文(“天子”之“子”后重文符号衍)如下:

隹(惟)王十又六年九月既生霸甲
申,王才(在)周新宫。王各大室,即立(位)。
士山入门,立中廷北卿(向)。王乎乍册尹
册令(命)山曰:于入葬戾(侯),徂(出)遑藎、荆(刑)
于,服罽大虐,服履,服六孳,
服葬戾(侯)、藎、于賓貝、金。山拜頔(稽)首,
敢对𡵓(扬)天子=不显休,用乍(作)文



图3 土山盘铭文

考釐中(仲)宝罍(尊)般(盘)、盃,山其万年永用。

以上于字未释。虽自组卜辞中“方”有作此形的,但作释文时觉得自组卜辞在殷代武丁偏早时期,自组之后,在卜辞与商金文中“方”字未再出现此种写法。西周早期与中期偏早时商金文亦未出现过这种字形,而至西周中期偏晚的器铭出现的于字是否还是“方”,

1. 关于西周时的“公”称之类型与性质,请参见拙作《关于西周封君称谓的几点认识》,收入《西周封国论衡——陕西韩城出土芮国文物暨周代封国考古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2. 参见拙著《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续编”第二章之“六”,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
3. 李学勤先生认为“公伯”与“覲公”如为同一人,覲姒即有可能为其母。“覲”,李先生释作“疏”,见《论芮姑簋与疏公簋》,收入《西周封国论衡——陕西韩城出土芮国文物暨周代封国考古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4. 即使按上引李学勤先生的意见认为覲姒是覲公母亲,其称谓也同样是“夫氏+妻父姓”的形式。
5. 同上引李学勤文。
6. 拙作《关于西周金文历日的新资料》,《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6期。

当时有所犹豫,故未释。黄锡全先生指出应读作“方”。陈英杰先生则亦认为应存疑¹。1983年龙口中村镇海云寺徐家村所出西周早期簋铭文作“王子至于尹”,末一字近于土山盘此字,惟中间一撇笔划甚短²,与自组卜辞“方”作尹有别,以下暂写作“方”,待再考。

文章发表后,因盘铭内容之重要,引起较热烈的讨论³。学者们对以上释文的句断与词语的解释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意见。意见较集中于以下几方面:

- 1.关于“于入葬侯”之“入”的含意。
- 2.对几见的“服”字的理解及与此相关的句断问题。
- 3.对“大虐”、“履”、“六孳”的解释。
- 4.如何解释“賓貝金”。

诸家对以上的问题发表了很好的见解,读后深受启发。近日重新反思土山盘的器铭,觉得影响及拙文与诸家意见不尽一致的原因,首先在于对铭文文例理解的不同,而这一点有必要再略述拙见:

这篇铭文大致可以认为属于廷礼册命铭文,其开始的四行,交代了册命的时间、地点与受王命宣读王命者。值得注意的是,在铭文第六、七行有“山拜頔(稽)首,敢对颺(扬)天子=不显休”。在册命铭文中,出现受册命者“拜手稽首”或“拜稽首”的句子,时间基本都是在西周中期偏晚以后。遍检西周中期偏晚至晚期的册命铭文可知,凡属有明确的廷礼册命时间与仪式记载的铭文,在文末言及受册命者对发布册命者“拜手稽首”或“拜稽首”者,在“拜手稽首”前面的铭文所述均在廷礼册命之现场,其间并未夹杂有不属于册命的内容,未包含过在册命后受册命者离开现场之活动与其他后来发生的事。

受册命者“拜手稽首”与常见的“对扬”有所不同,“对扬”不一定必作为礼仪行为发生在廷礼册命现场,这点很早即有学者论证过⁴,但“拜手稽首”绝大多数出现在记廷礼册命的铭文中,而且是廷礼册命现场受册命者之礼仪行为。这点可以从以下记廷礼册命并记赏赐的铭文中看出:

颂簋:……颂拜稽首,受令册,佩以出,反入(内)堇(瑾)章。颂敢对扬天子不(丕)显鲁休,……(《铭图》05390—05397)

四十二年逯鼎:……逯拜稽首,受册釐以出。……(《铭图》02501、02502)

晋侯稣钟:……王窥易驹四匹。稣拜稽首,受驹以出,反入(内),拜稽首。……(《铭图》15298—15313)

可见,“拜稽首”也是所记录的受册命者现场活动情景之一。当然,在未记有受册命者其他现场活动的铭文中,“拜稽首”是否亦绝对是记现场行为尚可再进一步论证,但在此类铭文中,“拜稽首”之前的铭文所述内容未脱离开廷礼册命的文辞或有关活动则是可信的⁵。如果这是个当时较固定的铭文文例的话,那么,土山盘铭文“山拜稽首”前的内容亦应该是王册命语句,而不可能有离开廷礼册命场合的活动。影响及对盘铭内容理解的,首先是末一句,即如果将“葬侯、蠡、方賓貝、金”按照金文一般情况下的例子,认为是记述此三方向作为王派来的使臣土山行惯常的“賓”礼,即以貝、金馈赠予土山⁶,是已脱离了廷礼册命的场所后而且是土山完成王委任使命之后才发生的事,这即会与上述“山拜稽首”前不可能记有脱离廷礼册命场合之行为的铭文文例有矛盾。《初释》一文当初所以将此句

1. 见以下注3所引黄锡全、陈英杰文。

2. 马志敏:《山东省龙口市出土西周铜簋》,《文物》2004年第8期。

3. 李学勤:《对“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历谱的两次考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年第4期;李学勤:《论土山盘——西周王朝干预诸侯政事一例》,《遼亨集——吕绍刚教授古稀纪念文集》,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年;黄锡全:《土山盘铭文别议》,《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2期;董珊:《谈土山盘铭文的服字》,《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1期;陈英杰:《土山盘铭文再考》,《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6期;晁福林:《从土山盘看周代服制》,《中国历史文物》2004年第6期;黄爱梅:《土山盘铭补义》,《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6期。下文引及诸家说法即出自以上论文,不再出注。

4. 林沅、张亚初:《〈对扬补释〉质疑》,《考古》1964年第5期。

5. 稍有特殊性的此类铭文有吴虎鼎,其铭文曰:……吴虎拜稽首,天子休。賓善夫豐生章(璋)、马匹;賓嗣工雍穀章(璋)、马匹,賓内嗣土寺葉璧;爰书尹友守史,迺賓史葉韋兩,虎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丕显鲁休……。这里在第一个“吴虎拜稽首”(对天子之拜)后,记录了廷礼册命文辞外的活动,而且位置在末尾第二个“虎拜稽首”前,与常见形式不同。但这个“賓”事只是记录了吴虎对受王令宣告册命或实施土地赏赐的官员“賓”礼物之事,也并未脱离开廷礼册命活动,只是廷礼册命活动之继续,而且在此“賓”礼进行后,紧接着记“虎拜稽首”则应已是对所“賓”者之敬礼。

6. 杨树达先生曰:“古礼,凡见使于人,主者必以物劳使者以为敬,其事谓之宾”,见《积微居金文说》,中华书局,1997年,第84页。

话与前面的“服”连读,作为“服”的宾语对待,即缘于此。而且,由于这里以“服”作为动词使用(其意即职事、从事,今语也可以说是“承担”、“负责”),则铭文前面几句,从铭文顺读的角度,自然亦即以采用“服”某事之动宾结构来处理为好。

对《初释》提出不同意见的学者,多数将铭文中几个“服”作为名词使用,将句子断成“徂遄蕞荆方服,累大虐服,履服,六孳服”。而此种读法的“服”,或指职事、役事,或指贡赋。即使置最后一个“服”字应当随下句读(如上文所述)的问题不顾,这种读法也有些问题需要深思,比如,如将“大虐”、“履”、“六孳”,皆作国族读,一是在名称上难以找到读为国族之证据,二是铭末所言与“賓貝金”有关的只有葬侯、蕞、方三者,并不含以上“大虐”、“履”、“六孳”,当如何解释?所以,即使可以作“某服”读,“大虐”、“履”、“六孳”似还是以解释为服的内容为好。从拓本上看,“大虐”之“大”,字形右边一撇下部似斜生一短笔划,学者或因而将此字读作“亢”,但“亢”字字形“大”下应有一通贯左右的斜笔划,与此字并不相同。在X光片上看(图4),此斜生的笔划相对浅淡,疑是文字范此处略有损坏或有锈蚀所致,此仍暂读作“大”。



图4 士山盘铭文X光照片局部

《初释》已将“大虐”读作“大藉”。虐,从母鱼部字,通“助”,而“藉”是从母铎部字。鱼、铎为阴入对转,故“虐”实与“藉”通。“大虐”即“大藉”。即令鼎铭文所言“王大藉农于淇田”(《铭图》02451)之“大藉”,指大规模地征调庶民藉耕王田,此项服事之重点显然在征调庶民。

履,学者或以为即屨,“履服”是因出征路途遥远而征收“屨”作为物质补充。但如将“大虐”读作“大藉”,则此处之“履”还是读作“蹈履”之“履”较好。《春秋穀梁传》宣公十五年“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杨世勋疏曰:“何休云:‘宣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尽力治公田,故公家履踐案行,择其善亩穀最好者税取之。’故曰履亩。”¹此处履田亩是为了

行税亩制,本铭“履”之义如联系上文“大藉”,或是指履田亩以确定供藉耕之王田。

六孳,周厉王猷钟“猷孳”之孳写法近同。《初释》读此“孳”为齏,亦即粢。但声母虽皆为精母,而韵部则分别为之、脂部,同为阴声韵而有隔,今思之,释“粢”实不妥。如可以再作推测的话,“孳”为精母之部字,与从母之部字的“材”声母极近而同韵,故“孳”在此也许可读作“材”,“六孳”或即“六材”。《礼记·曲礼下》:“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制六材”。孔颖达疏:“材谓材物”。六材是指以上六工种所需六种原材料。

除以上有关的几个词语的内涵需要讨论外,“徂遄蕞荆方”如何句断,如何解释,学者间也存在较大的分歧。《初释》将此句话读作徂(出)遄(懲)蕞(荆)方,读“徂”为“出”,读“遄”为“懲”,读“荆”为“刑”,似仍可行。

“遄蕞”之“遄”固然可以如几位学者所言读作“徵”,但如联系到“刑方”则似还应读作“懲”为宜。《初释》释其意为惩治。陈英杰先生认为应是“惩戒”、“告诫”之意,其说似更为贴切,可从。

其中“荆”,学者多有读为“荆”的,认为是指荆楚。但学者们也多注意到如将荆也列入“遄”的范围,铭末“賓貝金”者中,却未见到“荆”。这与上边所言将“大虐”、“履”、“六孳”皆列为国族一样,似增加了铭文释读的复杂性,何况“荆”在西周中期偏晚时当已较昭王征楚时更为强大,欲使之臣服,非以士山一支王朝军事力量在短时间内所能达到的,故铭文的“荆”更符合此铭文文例的读法,是未必要以之为国族名,而是仍以读作“刑”为好。“刑”在这里的读法,当同于兮甲盘铭文中“敢不用命,则即井撲伐”与“其唯我诸侯、百生,厥贾毋不即市,毋敢或如蠻充貯,则亦井”中的“井”,读作“刑”。“刑方”之“刑”依上举兮甲盘例,固然可以理解为《说文》所云:“荆,罽臯也”,但如联系上文“懲蕞”之“懲”的“惩戒”之意,即亦应解释作以法则来纠正之,如《周礼·天官·大宰》“五日刑典”,贾公彦疏:“刑者,所以纠正天下”,或解释作“治”。

“于入葬侯”之“入”,李学勤先生认为应读作内(纳),即以武力安置葬侯。而“蕞”、“方”反对葬侯之

1. 【清】鍾文烝撰,駢字騷、郝淑慧点校:《春秋穀梁经传补注》,中华书局,1996年,第459页。

立,故受到土山处分。有相当道理。《初释》则是将下边“徂”字读作“出”,与“入”语义相联系。其意是讲土山通过葬侯属地去惩治“蕞”、“方”。

在具体地辨析了土山盘铭文中一些争议较大的问题后,还要回到全铭应如何释读的这个核心问题上。显然,如果依上述将土山盘铭文中“王乎乍册尹册命山曰”至“山拜稽首”之间的文句皆理解为属于王之册命语的话及对有关词语所作训释,则似只有将四个“服”理解为是王任命土山所要奉行之职事才可顺读,即是说《初释》的句读仍可采用,只是其中词语的解释要作修订。

“服”在这种读法中,作为动词“从事”使用,在典籍中可有许多例证。被学界公认为保留较多西周语言的文献,如《尚书·酒诰》有云“肇牵车牛,运服贾,用孝养厥父母。”此“服”即当作“从事”解。又《尚书·盘庚上》:“若衣服田力穡”,“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诗经·周颂·噫嘻》:“亦服尔耕,十千维耦。”《逸周书·度邑解》亦有“肆若衣服田,饥以望获”,此四处“服”,义皆为“事”或“治”。在西周金文中,小孟鼎铭文有“三左三右多君入服酉”,“服酉”即“服酒”,服事于酒祭¹。滕州莊里西滕国墓地出土的属西周早期偏晚的鸛鼎铭文曰“隹(惟)九月者(诸)子具服”²,此“服”在作为状语的“具(俱)”后,自然应读作动词,即服事之意,“俱服”即“俱已服事”,可以释作“俱已服其职事”,与秦公钟铭文中“具即其服”(《铭图》15565—15569)义近,只是钟铭之“服”作名词“臣守”、“职位”讲。这些皆可作为本铭中将“服”解释作动词,作“服事”、“从事”讲的证据。

顺便可以指出的是,西周金文中“服”作为名词使用时,多当作“职位”、“职务”解,如“女(汝)妹(昧)辰有大服”(小孟鼎,《铭图》02516)、“王命毛伯更虢城公服”(班簋,《铭图》05401)、“疋(胥)备仲嗣六师服”(吕服余盘,《铭图》14530)、“具即其服”(秦公钟,《铭图》15565—15569)。或作“贡献”讲,即驹父盨

盖铭所云“厥取厥服”、“厥献厥服”(《铭图》05675)(此时的“服”亦仅是单用,未再冠以名词)。如将土山盘铭文中“服”作名词用,读作“某服”,“某”因为是名词,是物品(如“六孳服”,即“六孳之贡献”),或是动宾结构之语句(如“徂遄蕞荆方服”),这样的用法反而不见于西周金文。

如可以将土山盘铭文中的“服”作动词解,则王册命土山,使其担负的使命即是:进入葬侯之领地,然后通过此地去惩戒蕞、方两个附庸小国(或是族群),并负责这些国族大规模的藉耕王田之农事,负责履田亩以确定藉耕之王田所在,负责“六孳”(或是指六种器材)之征调,负责葬侯与蕞、方这两个小国(或族群)宾贝与铜之事³。

“蕞”即“郛”,当是下郛,在商密,今陕西商洛地区与河南浙川西南一带,土山要通过葬侯至此地,则葬侯即当在商洛以北,“方”不知所在,当与蕞相邻⁴。土山盘铭文反映出西周王朝对上述地区属邦与族群的管控与压榨,而这些地区是西周王朝重要农产品与矿产提供地,这些皆已见《初释》一文,不赘述。

三、柞伯鼎

柞伯鼎是2005年入藏国家博物馆的,2006年亦由笔者以《柞伯鼎与周公南征》(下简称《柞伯鼎》)为题著文介绍⁵。此鼎形制较别致,盆形腹较浅,腹壁较直,绹索状立耳,三柱足较细而内部平直,底部较宽,略带蹄足跟部特征。口沿下一周窃曲纹饰带,其下有单弦纹一周(图5)。对于此鼎的年代,《柞伯鼎》一文定于西周晚期,学者有不同意见



图5 柞伯鼎

1. 参见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中华书局,1986年,第182页。李学勤先生认为是“事酒”,见《小孟鼎与西周制度》,《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
2. 参见拙著《滕州莊里西滕国墓地出土鸛鼎研究》,《中国古代青铜器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10年11月。
3. 这样解释,是基于对末一句铭文作“服葬侯、蕞、方賓貝、金”读法基础上的。这一句铭文,黄锡全读作“服葬侯、蕞、方,賓貝、金”,这种读法的“服”是指“使……服从”(黄文已举《左传》用例)。但即使如此读,“賓貝、金”一句似亦不宜理解作册命土山后已发生的行为。
4. 李学勤先生认为“方”即中甌铭文中的“方”,在竹山东南。然此地距商洛似稍远。
5. 拙作《柞伯鼎与周公南征》,《文物》2006年第5期。

见,或定位西周中期偏晚,故仍需要再讨论。从形制与纹饰上看,似不可能早到西周中期,因为垂腹作风自西周早期偏晚始兴,直至西周中期偏晚仍保存,而此鼎已无垂腹迹象。其纹饰作窃曲纹,其纹样特征在《柞伯鼎》一文上有介绍,与其窃曲纹形式近似的器物分布在西周中期偏晚至西周厉、宣时期。从考古发掘资料看,此类从典型垂腹鼎脱转出来的盆形鼎,出土数量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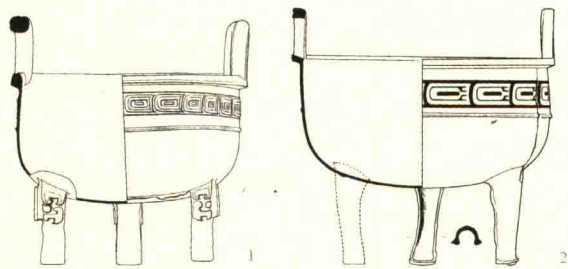


图6 与柞伯鼎形制相近鼎

不多,应是在西周中晚期之际出现,存留于西周晚期。可以举出的例子,如1993年扶风齐家村出土的重环纹鼎(93FQJ9:1)¹(图6:1),其腹身特征与此柞伯鼎近,惟足根部有扉棱与兽面。又如1992年扶风黄堆乡M45出土的此形鼎(92FHM45:2)²(图6:2),亦饰一周重环纹,其形制更近于此柞伯鼎,惟足内侧凹入更深。同出有深腹溜肩高,裆部略瘪,足尖近平,已属西周晚期形制。在西周晚期这种浅直腹壁形制的鼎足部有已变成典型蹄足者。

综上所述,仅从形制、纹饰角度看,此鼎亦应归属西周晚期。至于铭文字形特征及铭末之嘏辞形式均亦带西周晚期金文特征,《柞伯鼎》一文亦已指出,此不赘述³。在《柞伯鼎》一文刊出后,学者们对此鼎铭文之

释文亦有较热烈的讨论⁴。其讨论重点主要是在虢仲令柞伯之语开头的一段话,即:

虢中(仲)令柞伯曰:“才乃圣祖周公繇又(有)共(功)于周邦,用昏無及(按:学者们或读“爰”),广伐南或(国),今女(汝)黜(其)率蔡侯左至于昏邑。”⁵

较多学者不同意《柞伯鼎》一文将“用昏無及(或读“爰”),广伐南国”两句理解为是赞扬周公的行为。具体问题在于,一是其句中有“昏”正与下文所云柞伯所围昏邑名合,认为应即是指此昏;二是对“無及”是“及”字还是应释“爰”有不同意见。

先说后一个问题。从字释上看,本铭“無^爰”之^爰究竟是“爰”还是“及”,在金文研究史上诸家即曾有不同意见。现在看来,此字释读之关键似不在又与^人的交叉程度,而在于又所抓持者作之^人是“人”还是“爰”。殷墟甲骨文与商金文中“人”多作^人,但两周金文“人”常写作^人,作上身前倾状,单用或作偏旁使用时确多作此形,虽有少数“人”旁有所不同,如伐(^伐)父丁爵⁶，“伐”字人旁作^人,仍保留甲骨文字形特征。而在两周金文的“𠂔”字中,有少数“人”旁作^人(参见《金文编》)。又,“先”字所从或作^人。但从总体情况看,“人”字作此形确甚少。

因此,尽管对敌簋中的“遯(?)^爰”的“^爰”是释“及”还是释“爰”⁷,以往学者们各持一说。但在两周时期“及”多数当作^爰形,应该是可以肯定的,故柞伯鼎之^爰字,确以释“爰”之可能性为大。以下释此字,皆暂作“爰”。

对于上述第一个问题,即“用昏無爰”应如何解释,以及“昏”之所指,主要牵扯到对西周铭文有关文例的理解问题。这当然也是笔者当初作《柞伯鼎》一文

1. 曹玮主编:《周原出土青铜器》,巴蜀书社,2005年,第10卷,第2093、2094页。

2. 曹玮主编:《周原出土青铜器》,巴蜀书社,2005年,第9卷,第1942、1943页。

3. 可以作补充说明的是,此鼎铭文不像通常鼎铭那样,铭在一足之上的腹内壁,而是铭于两足之间的腹内壁上。鼎铭在此位置虽少见,但确有类似情况,比如1979年襄樊市博物馆收集的曾仲子敌鼎,其铭文即在两足之间(见《曾国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425页)。柞伯鼎铭所以铭于两足之间,可能是由于如俯视此鼎,可见鼎口略呈桃形,一足之上腹部恰在尖部,而两足之间腹壁则较平缓,便于铸铭。

4. 黄天树:《柞伯鼎铭文补释》,《中国文字》新32期,2006年;周宝宏:《西周金文考释六则》,《古文字研究》27辑,2008年;李学勤:《从柞伯鼎铭谈〈世俘〉文例》,《江海学刊》2007年第5期;季旭昇:《柞伯鼎铭“無爰”小考》,《古文字学论稿》,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李凯:《柞伯鼎与西周晚期和东国淮夷的战争》,《四川文物》2007年第2期;袁俊杰:《柞伯鼎补论》,《中原文物》2008年第1期;鄢国盛:《关于柞伯鼎铭文“無爰”一词的一点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先秦史网站,2007年12月27日,后收入《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张再兴:《也说柞伯鼎铭“無爰”一词》,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网站,2010年5月7日;杨怀源、孙银琼:《柞伯鼎“無爰”新释》,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网站,2013年11月1日。

5. 李学勤先生《从柞伯鼎铭谈〈世俘〉文例》(《江海学刊》2007年第5期)将“至于昏邑”四字置于虢仲话语外。

6. 刘雨、汪涛编:《流散欧美殷周有铭青铜器集录》,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第289页。

7. 敌簋铭文是宋人摹本,“遯”原篆作^遯,疑与是会意的字符是“要”字之讹摹。

所以将“用昏無殳”(原文作“及”)连上句“才(在)乃圣祖周公繇又(有)共(功)于周邦”读的原因。

按照初读时的理解,虢仲令柞伯的这句话,实构成“才……今……”的句式。《说文》:“才,艸木之初也。”段玉裁注曰:“引申为凡始之称。”典籍或作“载”,亦当释为“始也”。在金文中,这种用法的“才”,亦写作“𠂔”,仍可释作“当初”。而在册命或申述命令的铭文中,在以“才”(或“载”,或“𠂔”)开头之文句后出现之组成句式的“今”,其意自然即是《说文》所曰“是時也”。指发布册命或命令之当时,或曰此时。而所以言“今”应是相对“才”而言。这种句式如:

卯簋:荣伯乎(呼)令卯曰:𠂔(才)乃先祖考死嗣荣公室,昔乃祖亦既令乃父死嗣荈人,……今余非敢夢先公又□遂,余懋再先公官。今余佳(惟)令女(汝)死嗣荈官、荈人,女(汝)毋敢不善。(《铭图》05389)

师虎簋:王若曰:“虎!𠂔(才)先王既令乃祖考事,啻官司左右戲繁荊,今余佳(惟)帥井(型)先王令,令汝更乃祖考啻官司左右戲繁荊”(《铭图》05371)

此与“今”对应的“才”、“𠂔”也会改用“昔”,组成“昔……,今……”的句式¹。王或其他发布册命者,对下属之册命,往往先回忆当初受册命者之先人的职事,然后再讲“今”时,令受册命者继承其祖考之职事,故前后所述有内在的密切关系。

除了将此种句式用于属世官制的职务承继外,也有先以受册命者先祖考之事迹励志,再发布册命的例子,如:

逯盘:王若曰:逯,不(丕)显文、武膺受大令(命),匍有四方,则繇佳(惟)乃先圣祖考夹召先王,屺𡵚(勤)大令(命),今余佳(经)乃先圣祖考,繇𡵚乃命,令女(汝)疋(胥)荣兑鞶嗣四方吴瞽,用宫御。(《铭图》14543)

詢簋:王若曰:詢,不(丕)显文武受令(命),則乃祖奠周邦,今余令女(汝)啻官嗣邑人,先虎臣后庸。(《铭图》05378)

这两段铭文中,前面一段铭文未用“才”或“若”,但用了“繇”,“繇”之意在此亦当是一个表示时间概念的词,近同于“才”、“昔”,《柞伯鼎》一文曾有阐述。“繇”为喻母宵部字,用在句首时也许当读作定母宵部字的“肇”,而“肇”即训“始”或“初”²。在此柞伯鼎铭文中,“繇”用在句中,言“周公繇又(有)共(功)于周邦”,则“繇”在此处是以释作“曾经”为好。第二段铭文,回忆文武与“乃祖”事迹前并无“才”、“昔”或“繇”字,但其句式仍当是与“才……今……”近似,可以认为是省了个“才”字(或“昔”、“繇”字)。需要指出的是,此种句式以“才”(或“𠂔”、“昔”、“繇”)开头的一句话,与“今”之间如还有句子,则不会言及其他事情,而均是承“才……”一句,追忆先人职事或事迹的内容³。正因为处于对这种西周金文句式与文例的考虑,《柞伯鼎》一文方将“今汝其……”一句前“用昏無殳(按原作“及”),广伐南国”两句归为上读,理解作是追忆周公事迹以励柞伯之志的意思,认为这样读比较合乎上述西周金文句式所表现之文例,铭文的语感亦比较顺畅。依前述由于读“殳”比读“及”为好,故对“用昏無殳”需要有新的解释。

上举鄢国盛论文,亦基于以上文例,将“昏”理解作是下面所言令柞伯“围昏”之“昏”,即淮夷一族邦,而将“用昏無殳,广伐南国”解释作因为昏“無殳”,故周公因之征伐南国,可为一说⁴。作这样解释,下面虢仲令柞伯伐昏也有令柞伯承继先祖之事业的意思,与上文呼应,似较合乎文意⁵。

周人“南国”之地理范围⁶,随着西周王朝领土的扩张,应有所变化。在周公克商践奄之后,如《逸周书·

1. 陈梦家曾指出,西周金文中,才、𠂔、载、兹、载、昔、乡等字都是和“今”字相对的,义为从前。并认为“载”、“昔”、“今”是三层的,“载”早于“昔”,“昔”早于“今”(见《西周铜器断代》,中华书局,2004年,第150页)。惟“载”是否还早于“昔”似未必。

2. 沈培先生读“繇”作“迪”,认为是加强语气的“语气词”。见其《西周金文中的“繇”和〈尚书〉中的“迪”》,《古文字研究》二十五辑,中华书局,2004年。

3. 上引卯簋铭文荣伯在追忆卯之先祖考作为前臣世代为荣氏效力后,言“今余非敢夢先公又□遂,余懋再先公官”。夢,“不明”、“亂”。懋,勉也;再,称举。大意是讲现在我不敢扰乱先公对官员之安排,要努力举用先公所安排的官员。所云与下面“今余惟令汝……”句语义相连。

4. 殳,也许在此当读作“殊”。殳、殊皆殳母侯部字。殊,绝也。無殊,即無绝灭。或昏本在东国,周公东征,昏南迁,活跃于南国,故曰昏無绝而要广伐之于南国。

5. 如按这种理解读铭文,则虢仲在忆及柞伯先祖周公事迹后,转而即命柞伯“率蔡侯左至于昏邑”,其语句形式近似于师施簋,“王曰:师施,令女(汝)羞迫于齐”,是直接下达具体军事命令。

6. 西周时期周人所谓“南国”之地理范围,请参见拙文《论西周时期的“南国”》,《历史研究》2013年第4期。

作雒》所云曾“徵(懲)熊盈族十有七国”。其活动地如在今鲁南以至苏北一带,当时可能均属于周人眼中的“南国”。

学者或指出,西周金文中“广伐”均是当时异族之行为,但“广”似非有如此的词性。牆盘铭文言“宏(宏)鲁邵(昭)王,广黻(答)楚荆,隹(惟)寔(贯)南行”¹,言昭王伐楚即用了“广”字。可知“广伐”未必专用于异族。

当然,柞伯鼎铭文文句简略,是否一定要按上述西周金文习惯句式来理解,还可以再商讨。上文所论主要是说明当初写《柞伯鼎》一文所以要将“用昏無旻,广伐南国”归于周公行为之原因,并希望引起研究者对金文惯用之文例、句式的关注。如果像有的专家所云,虢仲对周公的追述仅限于“才乃圣祖周公繇又(有)共于周邦”,将下面“用昏無旻,广伐南国”释作是为下文令柞伯伐昏作铺垫,亦无可不可,惟从语气上感到言毕周公事迹突然转到另一话题,语气上有突兀之感。如是,则亦只能归于此鼎铭行文之简要。

关于柞伯鼎铭还有一个问题,亦有必要再作讨论,此即《柞伯鼎》一文曾提出过的,虢仲、柞伯、蔡侯所围攻之“昏邑”有可能即晋侯稣钟铭文(《铭图》15298—15313)中所言晋侯稣奉王命所章伐之“鬲城”。昏、勳皆属晓母文部韵,二字可通²。晋侯稣钟铭文开始既言“惟王卅又三年王親適省東或(国)、南或(国)。”依理,铭文即不当只记录王之適省东国事,亦当记录適省南国之事迹。故下边所记从二月至三月王师与晋侯稣之师东征、伐夙夷即当是讲王適省“東国”。但继之,从“王至于鬲城”始,这即当是铭文开始所言之適省南国了。而“王親遠省自”是言王到了鬲城后又专门远行去慰劳晋侯稣之师,可见在两支军队联合伐夙夷后,王师与晋侯稣之师南下,是分开行军的,而且是长途跋涉。大约在五月份晋侯稣自西北隅攻陷鬲城,方结束了鬲(昏)多年来对周人的骚扰。此南征后,“王惟反(返)归”至成周,是时已到(或快到)六月。如能将柞伯鼎与晋侯稣所伐昏、鬲相联系,对于了解此昏城之所在是有帮助的³。

四、射壶

射壶,同形同铭器两件一对(以下分别称壶甲、壶乙),2004年入藏国家博物馆,笔者曾在《古文字研究》二十八辑(中华书局,2010年)以《射壶铭文考释》为题(以下简称《射壶》)对其形制、年代与铭文内容作过介绍,说明此一对壶的年代应在西周末(单就形制看,也可能入春秋初),但该文发表时尚未及作拓本,故只刊布了铭文照片,而且限于刊物印刷条件,所载器物与铭文的照片均不清晰。在本书中首次刊出了此两件壶的彩色图像照片与铭文拓本,除了从青铜器研究角度为对器物的形制、纹饰作考察提供了方便,也利于进一步研究、讨论铭文之内涵。为了便于讨论,先将《射壶》一文所作铭文释文写在下面:

隹(惟)九月初吉甲寅,皇君尹弔(叔)命射嗣貯,乃事東(董)遄(徵)其工,乃事述。遄(追)念于蔡君子興用天尹之籙(寵),弋(式)穰(獲)射曆(歷),易(賜)之金。用乍(作)朕皇考隳壺,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将铭文拓本与照片对照,可以对《射壶》释文中学者们发表过不同意见的两个字谈一下新的认识。

其一是铭文中原释作“追”的字。此字放大了的拓本如下(图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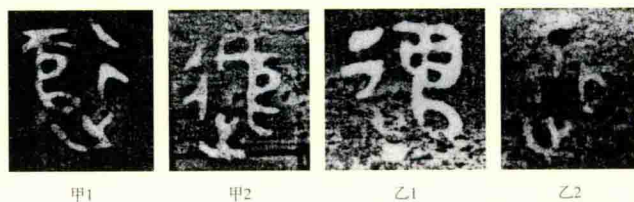


图7 射壶(甲、乙壶)铭文拓本局部之一

1. 黻释“答”,见裘锡圭:《史牆盘铭释解》,《文物》1978年第3期。

2.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勳”,颜师古注引如淳曰:“胡公曰:勳之言閭也,閭者,古主門官也”。

3. 《柞伯鼎》一文曾据柞伯帅蔡侯伐昏及蔡当时应在今上蔡的地望,推测昏之位置应在今信阳一带。现在看来,也可能在淮水流域信阳以东地区。